



济、耽罗、高句丽等国,包括日本。三年前的663年,日本、百济遗民联军与唐朝、新罗联军在朝鲜半岛的白江口激战,日本、百济军大败。举行封禅大典的这一年,唐朝已经在准备征讨高句丽。而封禅大典的目的之一,正是要在亚洲局势动荡之际向周边各国宣扬大唐国威。刚被狠狠“捶”过的日本,在秦山上切实地感受到了唐朝的强盛。668年,唐朝联合新罗攻灭高句丽。

实力面前,心悦诚服,“唐风”改革,大刀阔斧。隋唐之际(公元7、8世纪)是日本汉化的最高潮,日本事事物物皆取自大陆。然而,海岛与大陆的自然环境终

上图:《东征传绘卷》卷五(第二段):鉴真到达奈良。

归不同,日常生活的细节大可“彻底拿来”,典章制度,恐力所不逮。历史学家唐德刚即指出,譬如日本不适用唐初的府兵制,岛国“无福消受”如此庞大的国防军,所以,少数维持社会治安的军人就逐渐演变成职业性的武士了。再如均田制,在日本渐变为班田制,口分田,最后形成了封建的庄园制。奈良时代尚是日本模仿隋唐帝国体制的高峰,9世纪平安时代以后,日本在制度上逐渐走上封建,便撇开大陆影响而自行其是了。唐德刚与另外一位历史学家许倬云秉持大略相同的观点:近代,欧美列强冲开中日两国的大门时,一贯“做小弟”的日本

左下图:山西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立面图。

右下图:奈良唐招提寺金堂立面图。

顺势调头,反而“学习”得青出于蓝,比西方帝国主义更帝国主义。日本像小船,好转舵;中国似巨舰,难转身。

无论如何,奈良时代的日本都城——平城京,被公认是对长安的高度致敬。平城京宫城遗址有两栋崭新的复古建筑,其中之一称朱雀门,而长安当年的南大门就叫朱雀门。无独有偶,遗址上另一座“太极殿”,也容易让人想起长安的太极殿(皇宫的正殿)。太极殿与太极殿,仅仅差了一个点,有日本学者表示,估计怕唐朝使者看到后兴师问罪,所以才特意减掉一点以示区别吧。

平城京“抄袭”长安,平安京(京都)难忘洛阳,隋唐时期中国都城布局的里坊制,在日本变成条坊制,名字大同小异,内涵基本一致。平安初期的嵯峨天皇喜好唐风,遂命名朱雀大街(惊

